



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資治通鑑

素韻果逸



[宋] 司馬光◎著 黃錦鑑◎主編 台灣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譯

第四輯 · 南北朝

【〇拾叁】



|文|白|对|照|全|译|

资治通鉴

[宋] 司马光◎著 黄锦鋐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四辑 · 南北朝

卷一百六十五 梁元帝承圣二年 ~ 卷一百七十六 陈长城公祯明二年 (553 ~ 588)

【○拾叁】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五

梁纪二十一

起昭阳作噩（553）
尽閼逢閼茂（554）
共2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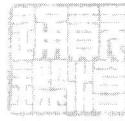
世祖孝元皇帝（下）

承圣二年（癸酉，553）

1. 春，正月，王僧辩从建康发兵，承顺天子的命令，派陈霸先从京口来代理镇守扬州。
2. 丙子日（十三日），山胡围攻齐的离石，戊寅日（十五日），齐主去讨伐他，军队还没到时，胡人已经走了，因此顺便巡行三堆，大大地狩猎后才回去。
3. 派吏部尚书王褒做左仆射。
4. 己丑日（二十六日），齐改铸钱币，钱上铸的文字为“常平五铢”。
5. 二月，庚子日（初七），李洪雅势力屈尽，以空云城去向陆纳投降。陆纳于是囚禁了洪雅，杀掉丁道贵。陆纳因为看到佛门的宝志诗谶上有“十八子”，所以认为李氏会当王，甲辰日（十一日），推举洪雅做主，号为大将军，教他乘坐平肩的车子，排列鼓吹，陆纳率领数千名部众，在左右辅翼着他。
6. 魏太师宇文泰辞去丞相、大行台，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

承圣二年（癸酉，553）

1. 春，正月，王僧辩发建康，承制使陈霸先代镇扬州。
2. 丙子，山胡围齐离石。戊寅，齐主讨之，未至，胡已走，因巡三堆，大猎而归。
3. 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。
4. 己丑，齐改铸钱，文曰“常平五铢”。
5. 二月庚子，李洪雅力屈，以空云城降陆纳。纳囚洪雅，杀丁道贵。纳以沙门宝志诗谶有“十八子”，以为李氏当王，甲辰，推洪雅为主，号大将军，使乘平肩舆，列鼓吹，纳帅众数千，左右翼从。
6. 魏太师泰去丞相、大行台，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



7. 王雄到了东梁州，黄众宝率领部众去向他投降。太师宇文泰赦免了他的罪，把他的豪帅迁到雍州。

8. 齐主把柔然可汗铁伐的父亲登注和哥哥库提送回他们国家。铁伐不久就被契丹杀掉，国人立了登注做可汗。登注又被他的长老阿富提杀掉，国人又立了库提。

9. 突厥伊利可汗死了后，他的儿子科罗即位，号为乙息记可汗；三月，派遣使者献了五万匹马给魏。柔然的另外一个部落又立了阿那瓌的叔父邓叔子做可汗；乙息记在沃野北面的木赖山击破了邓叔子。乙息记死了后，不立他的儿子摄图，反而立了他的弟弟俟斤，号为木杆可汗。木杆状貌奇特怪异，个性非常刚健勇猛，很有才智谋略，善于带兵，邻国都很怕他。

10. 皇上听说武陵王纪往东面下游去了，就叫研究神仙法术的方士在画版上画了纪的像，亲自用钉子钉他的肢体，表示对他的厌恶，又抓来侯景的俘虏向纪报复。以前，纪的出兵，都是太子圆照的策谋。圆照当时镇守在巴东，拘留使者，启奏纪说：“侯景还没平定，应该再去进兵讨伐，已经听说荆镇被侯景所攻破了。”纪相信了他的话，所以趋使军队东下。

皇上很害怕，写信给魏说：“‘纪就像子纠一样，是我的亲族，请君去讨伐他吧！’”太师宇文泰说：“取蜀控制梁国，就在这一次的举动了。”各将领都认为很难。大将军代人尉迟迥，是宇文泰的外甥，只有他认为可以克敌。宇文泰问他方略，迥说：“蜀和中国隔绝有一百多年，依恃着它的天险，不担心我们去攻伐，如果用精强的军马同时去袭击它，一定不会攻不下来的。宇文泰于是派尉迟迥督导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军，甲士一万二千名，骑兵一万名，从散关去攻伐蜀。

7. 王雄至东梁州，黄众宝帅众降。太师泰赦之，迁其豪帅于雍州。

8. 齐主送柔然可汗铁伐之父登注及兄库提还其国。铁伐寻为契丹所杀，国人立登注为可汗。登注复为其大人阿富提所杀，国人立库提。

9. 突厥伊利可汗卒，子科罗立，号乙息记可汗；三月，遣使献马五万于魏。柔然别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邓叔子为可汗；乙息记击破邓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。乙息记卒，舍其子摄图而立其弟俟斤，号木杆可汗。木杆状貌奇异，性刚勇，多智略，善用兵，邻国畏之。

10. 上闻武陵王纪东下，使方士画版为纪像，亲钉支体以厌之，又执侯景之俘以报纪。初，纪之举兵，皆太子圆照之谋也。圆照时镇巴东，执留使者，启纪云：“侯景未平，宜急进讨；已闻荆镇为景所破。”纪信之，趣兵东下。

上甚惧，与魏书曰：“‘子纠，亲也，请君讨之。’”太师泰曰：“取蜀制梁，在兹一举。”诸将咸难之。大将军代人尉迟迥，泰之甥也，独以为可克。泰问以方略，迥曰：“蜀与中国隔绝百有馀年，恃其险，不虞我至，若以铁骑兼行袭之，无不克矣。”泰乃遣迥督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军，甲士万二千，骑万匹，自散关伐蜀。

梁元帝承聖二年（553）

11. 陸納派遣他的將軍吳藏、潘烏黑、李賢明等占据了車輪。王僧辯到了巴陵，宜豐侯循把都督的職位讓給王僧辯，王僧辯不肯接受。皇上於是派王僧辯、循各為東、西都督。夏，四月，丙申日（初四），王僧辯駐守在車輪。

12. 吐谷渾可汗夸呂，雖然派使者和魏溝通往來，不過仍然常常向魏地去攻劫掠奪，宇文泰率領騎兵三萬名越過陇，到姑臧，去討伐他們。夸呂很害怕，請求歸服；不久又和齊通使往來。涼州刺史史寧偷偷地觀察，知道他們將要回去時，在赤泉偷襲他們，擄獲了他的仆射乞伏触狀。

13. 陸納夾着兩岸建築城，來抗拒王僧辯。陸納的士卒都是身經百戰有余的軍隊，所以王僧辯很怕他們，不敢輕易進兵，稍微築了連城來脅迫他們。陸納以為王僧辯膽怯，所以不加防備，五月，甲子日（初三），王僧辯命令各路軍隊水陸一起前進，急切進攻，王僧辯親自拿着旗打着鼓，宣豐侯循親自冒着箭和石塊，攻下了他們的兩座城，陸納的部眾大大地失敗，步行逃走，退保長沙。乙丑日（初四），王僧辯進攻包圍他們。王僧辯坐在高突的土壘上看他們建築圍牆壁壘，吳藏、李賢明率領精銳的士卒一千名打開城門突然衝出來，蒙着盾直奔向王僧辯。當時杜嶮、杜龛一起侍奉在左右側，裝甲衛士只有一百多人，奮力作戰抗拒，僧辯坐在胡床上沒有動，裴之橫從旁邊攻向吳藏等，吳藏他們失敗退走，賢明戰死了，吳藏逃脫奔向城裡。

14. 武陵王紀到了巴郡，聽說有魏兵，就派遣以前的梁州刺史巴西人譙淹回來援救蜀地。起初，楊乾運請求派為梁州刺史，紀却派他為潼州刺史；楊法琛請求派為黎州刺史，却派他到沙州；因此兩個人都不高興。乾運哥哥的儿子楊略勸乾運說：“現在侯景亂事剛剛

11. 陸納遣其將吳藏、潘烏黑、李賢明等下據車輪。王僧辯至巴陵，宜豐侯循讓都督于僧辯，僧辯弗受。上乃以僧辯、循為東、西都督。夏，四月丙申，僧辯軍于車輪。

12. 吐谷渾可汗夸呂，雖通使于魏而寇抄不息，宇文泰將騎三萬逾陇，至姑臧，討之。夸呂惧，請服；既而復通使于齊。涼州刺史史寧覩知其還，襲之于赤泉，獲其仆射乞伏触狀。

13. 陸納夾岸為城，以拒王僧辯。納士卒皆百戰之餘，僧辯憚之，不敢輕進，稍作連城以逼之。納以僧辯為怯，不設備；五月甲子，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，急攻之，僧辯親執旗鼓，宜豐侯循親受矢石，拔其二城；納眾大敗，步走，保長沙。乙丑，僧辯進圍之。僧辯坐壘上視筑圍壘，吳藏、李賢明帥銳卒千人开门突出，蒙楯直進，趨僧辯。時杜嶮、杜龛並侍左右，甲士衛者止百餘人，力戰拒之。僧辯據胡床不動，裴之橫從旁擊藏等，藏等敗退，賢明死，藏脫走入城。

14. 武陵王紀至巴郡，聞有魏兵，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。初，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，紀以為潼州刺史；楊法琛求為黎州刺史，以為沙州：二人皆不悅。乾運兄子略



平定，应该大家同心协力保卫国家、安宁百姓，如果兄弟互相打斗用兵，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。木头腐烂了就不能再雕刻，时事衰败了就难以再去辅佐，不如我们向关中投诚，还可以保住功劳名望。”乾运认为不错，教杨略领了二千人镇守剑阁，又派遣他的女婿乐广镇守安州，和法琛都偷偷地和魏私通往来。魏太师宇文泰秘密赐给乾运铁契，授他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梁州刺史等职位。尉迟迥派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做前锋；到了剑阁，略退兵到乐广那里，越过城去接应侯吕陵始，始进入据守安州，甲戌日（十三日），尉迟迥到了涪水，乾运把整个州投降给他。迥分配军队驻守，再进兵袭击成都。当时成都看得见的军队还不够一万人，仓库空空，永丰侯纳绕城自己守卫着。谯淹派遣江州刺史景欣、幽州刺史赵拔扈去援助成都，迥教原珍等攻击赶走他们。

武陵王纪到了巴东，听说侯景叛乱已经平定了，于是深自后悔，召唤太子圆照责备他，圆照回答说：“侯景虽然平定，但是江陵地方还没有驯服。”纪也认为既然已经称帝，不可再屈服人下，想要完成东进的心志。当时将帅士卒整天想着回到故乡，江州刺史王开业认为应该回去重新拯救根本，再为未来作打算；各将领也都认为应该如此。圆照和刘孝胜却坚持说不可以，纪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于是向部众宣布说：“谁敢再来劝谏的就是死罪！”己丑日（二十八日），纪到了西陵，军中气势很盛，船只接连很多，把河川都遮蔽了。护军陆法和在峡口两岸建造了两座城，运送石头去填平江水，用铁锁截断通路。

皇上把任约从监狱中放出，派他任晋安王的司马，教他去帮助陆法和抗拒纪，并且对他说：“你的罪是不可宽容的，我不杀你，就是为了今天要用你！”于是撤除禁兵，把兵力

说乾运曰：“今侯景初平，宜同心戮力，保国宁民，而兄弟寻戈，此自亡之道也。夫木朽不雕，世衰难佐，不如送款关中，可以功名两全。”乾运然之，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，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，与法琛皆潜通于魏。魏太师泰密赐乾运铁券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梁州刺史。尉迟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为前军，至剑阁，略退就乐广，翻城应始，始入据安州。甲戌，迥至涪水，乾运以州降。迥分军守之，进袭成都。时成都见兵不满万人，仓库空竭，永丰侯纳婴城自守，迥围之。谯淹遣江州刺史景欣、幽州刺史赵拔扈援成都，迥使原珍等击走之。

武陵王纪至巴东，知侯景已平，乃自悔，召太子圆照责之，对曰：“侯景虽平，江陵未服。”纪亦以既称尊号，不可复为人下，欲遂东进。将卒日夜思归，其江州刺史王开业以为宜还救根本，更思后图；诸将皆以为然。圆照及刘孝胜固言不可，纪从之，宣言于众曰：“敢谏者死！”己丑，纪至西陵，军势甚盛，舳舻翳川。护军陆法和筑二城于峡口两岸，运石填江，铁锁断之。

帝拔任约于狱，以为晋安王司马，使助法和拒纪，谓之曰：“汝罪不容诛，我不杀，

梁元帝承圣二年（553）

分配给他，又把庐陵王续的女儿许配给他，派宣猛将军刘棻和他一起去。

15. 庚辰日（十九日），巴州刺史余孝顷率领一万名军队在长沙和王僧辩会合。

16. 豫章太守观宁侯永，昏昧而没有判断力，左右武蛮奴弄权，军主文重很讨厌他。永率兵去攻讨陆纳，到了宫亭湖，文重就把奴蛮杀掉，永的军队溃散，逃奔江陵。文重率领他的部众投奔开建侯蕃，蕃杀掉他而据有了他的部众。

17. 六月，壬辰日（初一），武陵王纪建筑连城，攻断了铁锁，陆法和接连着上报紧急情况，皇上又从监狱中把谢答仁提出来，派他做步兵校尉，分配兵力，教他去援助陆法和；又派遣使者送至王琳，教他去说服、晓谕陆纳。乙未日（初四），王琳到了长沙，王僧辩教人把王琳带出来给陆纳他们看，陆纳部众都向他礼拜而且哭泣流泪，派使者对王僧辩说：“朝廷如果宽赦王琳的罪，乞请听由他入城。”王僧辩不允许，又把他送回江陵。陆法和不停地请求援助，皇上想召集长沙兵，又恐怕会失去陆纳，于是又把王琳送回，允许他入城。陆纳于是投降，湘州才算平定。皇上又恢复了王琳的官爵，教他率领军队向西去援助峡口。

18. 甲辰日（十三日），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去逝。

19. 武陵王纪派遣将军侯叡率领七千名部众去建造堡垒，以便和陆法和互相对抗。皇上派使者送给纪一封信，允许他回到蜀地，让他拥有一方的势力，纪不肯听从，回信给他时用兄弟的礼数。陆纳平定后，湘州的各路军队相继的回到西边，皇上又写信给纪说：“我的年纪比你大一点点，也有平定乱事的功劳，依照这些推演，应该由我来继承帝位，如果你能派遣使者来，这是我所期待的，如果说事情不该如此，那我就此停笔，也没什么好说

本为今日！”因撤禁兵以配之，仍许妻以庐陵王续之女，使宣猛将军刘棻与之俱。

15. 庚辰，巴州刺史余孝顷将兵万人会王僧辩于长沙。

16. 豫章太守观宁侯永，昏而少断，左右武蛮奴用事，军主文重疾之。永将兵讨陆纳，至官亭湖，重杀蛮奴，永军溃，奔江陵。重将其众奔开建侯蕃，蕃杀之而有其众。

17. 六月壬辰，武陵王纪筑连城，攻绝铁锁，陆法和告急相继。上复拔谢答仁于狱，以为步兵校尉，配兵使助法和；又遣使送王琳，令说谕陆纳。乙未，琳至长沙，僧辩使送示之，纳众悉拜且泣，使谓僧辩曰：“朝廷若赦王郎，乞听入城。”僧辩不许，复送江陵。陆法和求救不已，上欲召长沙兵，恐失陆纳，乃复遣琳许其入城。琳既入，纳遂降，湘州平。上复琳官爵，使将兵西援峡口。

18. 甲辰，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卒。

19. 武陵王纪遣将军侯叡将众七千筑垒与陆法和相拒。上遣使与纪书，许其还蜀，专制一方；纪不从，报书如家人礼。陆纳既平，湘州诸军相继西上，上复与纪书曰：“吾年为一日之长，属有平乱之功，膺此乐推，事归当璧。傥遣使乎，良所迟也。如曰不然，于此



了。兄弟间本应相互友爱，虽然形体各异，但心志应该相同，同出一气，要是兄肥弟瘦，那就永远不会再有相见的一天，更要学习让枣推梨的美德，否则永远也不会有欢愉的日子。兄弟友爱，存在内心，并不是这封信就能完全表达的。”纪军队停留的时日太久，每次作战又都不利，又听说魏方面的敌人已经深入成都，孤独危险忧怨，愤怒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于是派遣他的度支尚书乐奉业到江陵请求谈和，请按照以前的旨意，归还蜀地。奉业知道纪一定会失败，启奏皇上说：“蜀军缺乏粮食，士兵大部分都死了，危险败亡的时日是可以算出来的。”皇上因此不肯答应纪的请和。

纪用黄金一斤做成大饼，一百个饼装成一个箱子，装到有一百个箱子，银子比金子还要多五倍，锦绣的毛毡、丝织的彩色布料到处都是，每次作战，就把它们悬挂出来，向将士展示，但却不拿来奖赏。宁州刺史陈智祖请求发散出去来召募勇敢的士卒，不听，智祖痛哭到死。有请示事务的，纪都用疾病来推托不肯见他们，因此将卒分崩离析了。

秋，七月，辛未日（十一日），巴东的百姓苻升等杀掉了峡口的城主公孙晃，向王琳投降。谢答仁、任约进兵攻击侯叡，攻破了他的军队，拔取了三座壁垒。这个时候两岸的十四座城都投降了。纪不得退兵，只好顺着江水东下，游击将军樊猛从后面追赶攻击他，纪的部众大大溃散、败乱，跳下水死的有八千多人，樊猛围攻并且据守着。皇上秘密下令给樊猛说：“活着，就是不成功。”皇上想杀死武陵王纪，猛领兵到纪的居所，纪在船上绕着座椅徘徊，看到猛，用金袋丢掷给樊猛说：“用这个雇请你，送我去见七官一面。”猛说：“天子怎么能见呢？杀掉你，金子将要到哪里去？”于是杀掉纪和他的小儿子圆满。陆法和收捕太子圆照的兄弟三人把他们送到江陵。梁帝削除了纪的名籍，赐他改姓饕餮氏，刘孝

投笔。友于兄弟，分形共气，兄肥弟瘦，无复相见之期，让枣推梨，永罢欢愉之日。心乎爱矣，书不尽言。”纪顿兵日久，频战不利，又闻魏寇深入，成都孤危，忧憊不知所为。乃遣其度支尚书乐奉业诣江陵求和，请依前旨还蜀。奉业知纪必败，启上曰：“蜀军乏粮，士卒多死，危亡可待。”上遂不许其和。

纪以黄金一斤为饼，饼百为箧，至有百箧，银五倍于金，锦罽、缯彩称是，每战，悬示将士，不以为赏。宁州刺史陈智祖请散之以募勇士，弗听，智祖哭而死。有请事者，纪称疾不见，由是将卒解体。

秋，七月辛未，巴东民苻升等斩峡口城主公孙晃，降于王琳。谢答仁、任约进攻侯叡，破之，拔其三垒。于是两岸十四城俱降。纪不获退，顺流东下，游击将军樊猛追击之，纪众大溃，赴水死者八千余人，猛围而守之。上密敕猛曰：“生还，不成功也。”猛引兵至纪所，纪在舟中绕床而走，以金囊掷猛曰：“以此雇卿，送我一见七官。”猛曰：“天子何由可见！杀足下，金将安之！”遂斩纪及其幼子圆满。陆法和收太子圆照兄弟三人送江陵。上绝纪属籍，赐姓饕餮氏。下刘孝胜狱，已而释之。上使谓江安侯圆正曰：“西军已败，汝

胜也被逮捕入狱，不久就把他释放了。皇上派遣使者去对江安侯圆正说：“西军已经败亡了，你的父亲也不知道生死如何？”想要教他自己自杀。圆正听到后，大声痛哭，不停地哭叫着世子的名字，皇上屡次教人去偷看，知道他不会死，移送到廷尉的监狱，看到了圆照，圆正说：“哥哥你为什么乱杀人的骨肉，使得痛苦残酷到这个地步！”圆照只说：“计谋错误！”皇上并且命令让他们在狱中断绝饮食，到他们自咬手臂来吃，十三天才死，远近的人听到都很悲痛。

乙未日（七月无此日），王僧辩回到江陵，下令各路军队回到他们镇守的城池。

20. 魏尉迟迥围攻成都五十天，永丰侯㧑屡次出来应战，都失败，于是请求投降。各将领想不答应，迥说：“让他们投降就可以保全将士的性命，使远方的人都喜悦；攻伐他们那么将士都会受伤，远方的人都会畏惧。”于是接受他的投降。八月，戊戌日（初八），㧑和宜都王圆肃率领文武到军门投降，迥用大礼接待他，和他在益州城北订下盟约，官吏百姓都恢复他们的基业，只有收取奴婢和储蓄的货财来犒赏将士，军中都没有私自占有东西。魏派㧑和圆肃一起做开府仪同三司，派迥做大都督益、潼等十二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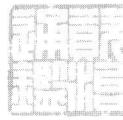
21. 庚子日（初十），皇上下诏令将要回到建康，领军将军胡僧祐、太府卿黄罗汉、吏部尚书宗懔、御史中丞刘毅诤谏说：“建业地方王气已经没有了，和敌虏仅仅隔着一条长江，如果有什么不安，后悔就来不及了！而且古代相传不是也有说：‘荆州的洲数如果满一百洲，一定会出天子。’现在枝江新生的洲，已经满百数了，陛下就像一条龙一样在天空飞跃，这就是应证啊！”皇上教朝廷大臣共同商议。黄门侍郎周弘正、尚书右仆射王褒说：

父不知存亡。”意欲使其自裁。圆正闻之号哭，称世子不绝声。上频使觇之，知不能死，移送廷尉狱，见圆照，曰：“兄何乃乱人骨肉，使痛酷如此！”圆照唯云“计误”。上并命绝食于狱，至啮臂啖之，十三日而死，远近闻而悲之。

乙未，王僧辩还江陵。诏诸军各还所镇。

20. 魏尉迟迥围成都五旬，永丰侯㧑屡出战，皆败，乃请降。诸将欲不许，迥曰：“降之则将士全，远人悦；攻之则将士伤，远人惧。”遂受之。八月，戊戌，㧑与宜都王圆肃帅文武诣军门降，迥以礼接之，与盟于益州城北。吏民皆复其业，唯收奴婢及储积以赏将士，军无私焉。魏以㧑及圆肃并为开府仪同三司，以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

21. 庚子，下诏将还建康，领军将军胡僧祐、太府卿黄罗汉、吏部尚书宗懔、御史中丞刘毅谏曰：“建业王气已尽，与虏正隔一江，若有不虞，悔无及也！且古老相承云：‘荆州洲数满百，当出天子。’今枝江生洲，百数已满，陛下龙飞，是其应也。”上令朝臣议之。黄门侍郎周弘正、尚书右仆射王褒曰：“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，谓是列国诸王；愿陛下从



“现在百姓没有看到圣驾进入建康，认为是列国诸王；希望陛下能顺从天下百姓的期望。”当时群臣大多是荆州人，都说：“弘正是东边来的人，当然希望东下回到建康发展抱负，恐怕不是很好的计策。”弘正当面驳斥说：“东人劝说回东方，说不是良好的计策；西人想定居在西方，难道也是长远的计策吗？”皇上笑起来了。又到后堂去商议，与会的有五百人，皇上问他们说：“我想回建康，你们各位认为怎么样呢？”大家都不敢先开口回答。皇上说：“劝我迁都离开的可以裸左肩。”裸露左肩的超过半数。武昌太守朱买臣对皇上说：“建康是旧有的都城，祖庙陵寝的所在地；荆镇是边陲地带，不是天子的住宅。希望陛下不要犹疑，以免后悔。臣的家在荆州，难道不愿意陛下也住在这里吗？只是恐怕住在这儿，是臣子可以得富贵，却不是陛下享富贵啊！”皇上教算命的人杜景豪占卜看看，不吉利，对皇上说：“还是不要迁都好。”退下后对别人说：“这个签兆恐怕是鬼贼所留下来的呢！”皇上认为建康凋破残败，而江陵正是全盛的时候，心里也想就此安定，最后还是决定依从王僧祐等的建议。

22. 派湘州刺史王琳做衡州刺史。

23. 九月，庚午日（十一日），皇上下诏命王僧辩回去镇守建康，陈霸先再回到京口。丙子日（十七日），派护军将军陆法和做郢州刺史。法和处理政事，不使用刑狱，专门用沙门法和西域幻术来教化百姓，所领属军队有几千人，统统叫弟子。

24. 契丹侵犯齐的边境。壬午日（二十三日），齐主到北方巡视冀州、定州、幽州、安州，于是攻伐契丹。

25. 齐主派郭元建在合肥训练二万多名水军，将要袭击建康，接纳了湘潭侯退，又派遣将军邢景远、步大汗萨率领部众去接替。陈霸先在建康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向皇上报告，

四海之望。”时群臣多荆州人，皆曰：“弘正等东人也，志愿东下，恐非良计。”弘正面折之曰：“东人劝东，谓非良计；西人欲西，岂成长策？”上笑。又议于后堂，会者五百人，上问之曰：“吾欲还建康，诸卿以为如何？”众莫敢先对。上曰：“劝吾去者左袒。”左袒者过半。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：“建康旧都，山陵所在；荆镇边疆，非王者之宅。愿陛下勿疑，以致后悔。臣家在荆州，岂不愿陛下居此，但恐是臣富贵，非陛下富贵耳！”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，不吉，对上曰：“未去。”退而言曰：“此兆为鬼贼所留也。”上以建康凋残，江陵全盛，意亦安之，卒从僧祐等议。

22. 以湘州刺史王琳为衡州刺史。

23. 九月庚午，诏王僧辩还镇建康，陈霸先复还京口。丙子，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。法和为政，不用刑狱，专以沙门法及西域幻术教化，部曲数千人，通谓之弟子。

24. 契丹寇齐边。壬午，齐主北巡冀、定、幽、安，遂伐契丹。

25. 齐主使郭元建治水军二万馀人于合肥，将袭建康，纳湘潭侯退，又遣将军邢景

梁元帝承圣二年（553）

皇上派王僧辩去镇守姑孰，以便抵御他们。

26. 冬，十月，丁酉日（初八），齐主到了平州，从西道趋往长堑，派司徒潘相乐率领精锐骑兵五千名从东道往青山。辛丑日（十二日），到了白狼城；壬寅日（十三日），到了昌黎城，教安德王韩轨率领精锐骑兵四千名在东边切断了契丹逃走的路线，癸卯日（十四日），到了阳师水，日夜赶路，偷偷地袭击契丹。齐主脱下帽子露出发髻，袒露胳膊，早晚没有休息，拼命赶路，走了一千多里路，翻山越岭，跑在士卒前面，不过吃肉喝水，豪壮气息更加严厉。甲辰日（十五日），和契丹遇上了，奋力攻击，大破契丹军队，掳获了十多万人口，各种牲畜几百万头。潘相乐又在青山攻破了契丹的另一支部队。丁未日（十八日），齐主回到了营州。

27. 己酉日（二十日），王僧辩到了姑孰，派遣婺州刺史侯瑱、吴郡太守张彪、吴兴太守裴之横在东关建造堡垒，以等待齐国军队的到来。

28. 丁巳日（二十八日），齐主爬上碣石山，面临着沧海，于是往晋阳。派肆州刺史斛律金做太师，才回晋阳，任他的儿子丰乐做武卫大将军，命令他的孙子武都娶义宁公主，对他宠爱的优厚，是群臣比不上的。

29. 闰月，丁丑日（闰十一月无此日），南豫州刺史侯瑱和郭元建在东关交战，齐的军队大败，溺水死的有上万的人。湘潭侯退又回到邺，王僧辩回建康。

30. 吴州刺史开建侯蕃，依靠着他兵力的强盛，不肯进纳贡物，皇上秘密地命令他的将军徐佛受谋划。佛受派他的徒众假装是要诉讼的人，进见蕃，于是趁机把蕃捉来。皇上

远、步大汗萨帅众继之。陈霸先在建康闻之，白上；上诏王僧辩镇姑孰以御之。

26. 冬，十月丁酉，齐主至平州，从西道趣长堑，使司徒潘相乐帅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。辛丑，至白狼城；壬寅，至昌黎城，使安德王韩轨帅精骑四千东断契丹走路；癸卯，至阳师水，倍道兼行，掩袭契丹。齐主露髻肉袒，昼夜不息，行千馀里，逾越山岭，为士卒先，唯食肉饮水，壮气弥厉。甲辰，与契丹遇，奋击，大破之，虏获十馀万口，杂畜数百万头。潘相乐又于青山破契丹别部。丁未，齐主还至营州。

27. 己酉，王僧辩至姑孰，遣婺州刺史侯瑱、吴郡太守张彪、吴兴太守裴之横筑垒东关，以待齐师。

28. 丁巳，齐主登碣石山，临沧海，遂如晋阳。以肆州刺史斛律金为太师，乃还晋阳，拜其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，命其孙武都尚义宁公主，对待之厚，群臣莫及。

29. 闰月丁丑，南豫州刺史侯瑱与郭元建战于东关，齐师大败，溺死者万计。湘潭侯退复归于邺，王僧辩还建康。

30. 吴州刺史开建侯蕃，恃其兵强，贡献不入，上密令其将徐佛受图之。佛受使其徒诈为讼者，诣蕃，遂执之。上以佛受为建安太守，以侍中王质为吴州刺史。质至鄱阳，佛



派佛受做建安太守，派侍中王质做吴州刺史。王质到了鄱阳，佛受把他安置在金城，自己占据罗城，掌管各门的锁钥，整治船舰、武装军队，王质也不敢跟他争。前开建侯的军队好几千名攻伐佛受，佛受投奔到南豫州，侯瑱把他杀掉，王质才得以执行各州的州务。

31. 十一月，戊戌日（十一月无此日），派尚书右仆射王褒做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绾做右仆射。

32. 己未日（初一），突厥又攻击柔然，柔然全国投奔齐。

33. 癸亥日（初五），齐主从晋阳向北袭击突厥，以迎接柔然，废掉他的可汗库提，立阿那瓌的儿子庵罗辰做可汗，安置在马邑川，给他公家分配的粮食和缯帛；亲自又到朔州去追击突厥，突厥请求投降，答应他们投降后才回去。从此以后进贡献礼不断。

34. 魏尚书元烈想谋杀宇文泰，事机败泄，宇文泰把他杀掉。

35. 丙寅日（初八），皇上派侍中王琛出使到魏。太师宇文泰暗地里有谋划占取江陵的野心，梁王僧听到后，更加加重他的贡物和献礼。

36. 十二月，齐宿预的百姓东方白额开城投降，江西各州郡都起兵响应。

三年（甲戌，554）

1. 春，正月，癸巳日（初六），齐主从离石道去讨伐山胡，派遣斛律金从显州道，常山王演从晋州道双面夹攻，大破他们的军队，男孩子十三岁以上的都杀掉，女孩子和幼小瘦弱的就犒赏给军士，于是平定了石楼。石楼绝壁险峻，从魏世以来人迹不能到，于是远近的山胡人没有不害怕诚服的。有都督作战受伤了，他的什长路晖礼没办法营救，帝命令剖开他的心、肝、胆、肺、肾五脏叫九个人去吃，肉和肮脏的东西都被吃光，从此开始用

受置之金城，自据罗城，掌门管，缮治舟舰甲兵，质不敢与争。故开建侯部曲数千人攻佛受，佛受奔南豫州，侯瑱杀之，质始得行州事。

31. 十一月戊戌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。

32. 己未，突厥复攻柔然，柔然举国奔齐。

33. 癸亥，齐主自晋阳北击突厥，迎纳柔然，废其可汗库提，立阿那瓌子庵罗辰为可汗，置之马邑川，给其廪饩缯帛；亲追突厥于朔州，突厥请降，许之而还。自是贡献相继。

34. 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，事泄，泰杀之。

35. 丙寅，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。太师泰阴有图江陵之志，梁王僧闻之，益重其贡献。

36. 十二月，齐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，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。

三年（甲戌，554）

1. 春，正月癸巳，齐主自离石道讨山胡，遣斛律金从显州道，常山王演从晋州道夹攻，大破之，男子十三以上皆斩，女子及幼弱以赏军，遂平石楼。石楼绝险，自魏世所不能至，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。有都督战伤，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，帝命割其五藏，令九

梁元帝承圣二年～三年（553～554）

威势加虐于人。

2. 陈霸先从丹徒渡江，围攻齐的广陵，秦州刺史严超达从秦郡进兵围攻泾州，南豫州刺史侯瑱、吴郡太守张彪都从石梁出兵，作为他们的声援。辛丑日（十四日），皇上派晋陵太守杜僧明率领三千名军队去援助东方白额。

3. 魏太师宇文泰开始作九命的文典，来叙述朝廷内外的官爵，改革流放外地的官品为九秩。

4. 魏主从元烈死了后，就有埋怨的话，于是秘密商议想杀死太师宇文泰；临淮王育、广平王赞流着眼泪悲切地劝谏，不肯听从。宇文泰的每个儿子都还小，哥哥的儿子章武公导、中山公护都出外守镇，只有各女婿是心腹的人，大都督清河公李基、义城公李晖、常山公于翼都做武卫将军，分别掌管禁兵。李基，是李远的儿子；李晖，是李弼的儿子；于翼，是于谨的儿子。因此魏主密谋的事泄漏出去了，宇文泰废掉了魏主，把他安置在雍州，立了他的弟弟齐王廓，去掉年号，重新改称元年，恢复姓拓跋氏，九十九姓改成单姓的，都恢复原来的旧姓。魏最初统有三十六国，大姓有九十九个，后来大多灭亡绝种了。宇文泰仍旧用各将领中功劳高的为三十六姓，次高的为九十九姓，所率领的士卒也改随他们的姓。

5. 三月，丁亥日（初一），长沙王韶攻取了巴郡。

6. 甲辰日（十八日），皇上派王僧辩做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

7. 丁未日（二十一日），齐的将领王球进攻宿预，杜僧明出来迎击，大破他的军队，王球回到彭城。

人食之，肉及秽恶皆尽。自是始为威虐。

2. 陈霸先自丹徒济江，围齐广陵，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进围泾州，南豫州刺史侯瑱、吴郡太守张彪皆出石梁，为之声援。辛丑，使晋陵太守杜僧明帅三千人助东方白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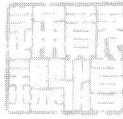
3. 魏太师泰始作九命之典，以叙内外官爵，改流外品为九秩。

4. 魏主自元烈之死，有怨言，密谋诛太师泰；临淮王育、广平王赞垂涕切谏，不听。泰诸子皆幼，兄子章武公导、中山公护皆出镇，唯以诸婿为心膂，大都督清河公李基、义城公李晖、常山公于翼俱为武卫将军，分掌禁兵。基，远之子；晖，弼之子；翼，谨之子也。由是魏主谋泄，泰废魏主，置之雍州，立其弟齐王廓，去年号，称元年，复姓拓跋氏，九十九姓改为单者，皆复其旧。魏初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后多灭绝。泰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姓，次者为九十九姓，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。

5. 三月丁亥，长沙王韶取巴郡。

6. 甲辰，以王僧辩为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

7. 丁未，齐将王球攻宿预，杜僧明出击，大破之，球归彭城。



8. 郢州刺史陆法和向皇上启奏自己称司徒，皇上觉得很奇怪。王褒说：“陆法和既然是有神仙法术的人，他一定有预先知道事情的本事。”戊申日（二十二日），皇上任命陆法和为司徒。

9. 己酉日（二十三日），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访问。刚好齐的使者也到江陵，皇上接见仁恕没有齐的使者那样隆重热烈，仁恕回去后，就禀告了太师宇文泰。皇上又请求依据旧有的地图来规划疆界，用辞很不客气，宇文泰说：“古人曾说，‘老天所弃绝的，又有谁能够再让他兴起呢！’这就是萧绎的下场啊！”荆州刺史长孙俭屡次上陈进攻夺取敌人的对策，宇文泰征召他到朝廷来，问他经营谋划的策略，又教他回去镇守，秘密做准备。马伯府秘密遣使者去禀告皇上，皇上不相信。

10. 柔然可汗庵罗辰背叛齐，齐主自己率领军队去攻击，大破柔然的军队，庵罗辰父子向北逃走。太保安定王贺拔仁进献马匹不很雄骏，齐主很生气，拔掉他的头发，免官做平民，送到晋阳去挑炭。

11. 齐的中书令魏收撰写《魏书》，很喜欢凭爱憎来褒贬，每次就对人说：“什么小东西，敢给我魏收脸色看！我推举他，他就可以升天，我压抑他，他就要入地！”书完成后，中书舍人卢潜上奏说：“魏收欺骗罔误了这一代人，罪该斩。”尚书左丞卢斐、顿丘人李庶也都说魏史不确实。魏收启奏齐主说：“我和这些望族结了怨仇，一定会被刺客杀掉。”齐主很生气，于是卢斐、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都因毁谤史书而连累坐罪，鞭打二百，流放到造兵甲的地方。卢斐、李庶都死在监狱中，卢潜也被关在监狱里。然而当时的人终究不信服这部史书，叫它作“秽史”。卢潜，是度世的曾孙；卢斐，是卢同的儿子；王松年，是

8. 郢州刺史陆法和上启自称司徒，上怪之。王褒曰：“法和既有道术，容或先知。”戊申，上就拜法和为司徒。

9. 己酉，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。会齐使者亦至江陵，帝接仁恕不及齐使，仁恕归，以告太师泰。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，辞颇不逊，泰曰：“古人有言，‘天之所弃，谁能兴之’，其萧绎之谓乎！”荆州刺史长孙俭屡陈攻取之策，泰征俭入朝，问以经略，复命还镇，密为之备。马伯符密使告帝，帝弗之信。

10. 柔然可汗庵罗辰叛齐，齐主自将出击，大破之，庵罗辰父子北走。太保安定王贺拔仁献马不甚骏，齐主拔其发，免为庶人，输晋阳负炭。

11. 齐中书令魏收撰《魏书》，颇用爱憎为褒贬，每谓人曰：“何物小子，敢与魏收作色！举之则使升天，按之则使入地！”既成，中书舍人卢潜奏“收诬罔一代，罪当诛。”尚书左丞卢斐、顿丘李庶皆言《魏史》不直。收启齐主云：“臣既结怨强宗，将为刺客所杀。”帝怒，于是斐、庶及尚书郎中王松年皆坐谤史，鞭二百，配甲坊。斐、庶死于狱中，潜亦坐系狱。然时人终不服，谓之“秽史”。潜，度世之曾孙；斐，同之子；松

梁元帝承圣三年（554）

王遵业的儿子。

12. 夏，四月，柔然侵犯齐的肆州，齐主从晋阳去讨伐他们，到了恒州，柔然分散跑走了。齐主用二千多名骑兵殿后，投宿在黄瓜堆。柔然的另一支军队几万名骑兵忽然到来，齐主安然地睡着，天亮才起来，态度神情平静自在，指挥调度，画定形势，然后发兵奋勇攻击；柔然溃败逃散，冲破重围逃出。柔然败走，齐兵追击他们，倒地的尸体连接二十多里远，捕获了庵罗辰的妻子，捉到了三万多人，教都督善无高阿那肱率领几千名骑兵堵塞住他们逃走的路，当时柔然的军力仍然很旺盛，阿那肱以为兵卒很少，请求增派，齐帝再减少他的一半军队。阿那肱只好奋勇攻击，大破柔然的军队。庵罗辰超越了岩谷逃走，仅能保住生命免于一死而已。

13. 丙寅日（十一日），皇上派散骑常侍庾信等到魏去访问。

14. 癸酉日（十八日），皇上派陈霸先做司空。

15. 丁未日（四月无此日），齐主又亲自带兵攻击柔然，大破柔然的军队。

16. 庚戌日（四月无此日），魏太师宇文泰用毒酒毒死废帝。

17. 五月，魏直州百姓乐炽、洋州百姓黄国等作乱，开府仪同三司高平人田弘、河南人贺若敦去讨伐，没有打胜。太师宇文泰命令车骑大将军李迁哲和贺若敦共同讨伐乐炽等，平定了他们。以后屡次和贺若敦向南出巡，安抚各地直到巴州，巴州刺史牟安民投降了他们，巴、濮的百姓都归附于魏。蛮族的酋长向五子王攻陷了白帝，迁哲去袭击他们，五子王逃走了，迁哲从后面追赶攻击，打败了他们。宇文泰派迁哲做信州刺史，镇守百帝。信

年，遵业之子也。

12. 夏，四月，柔然寇齐肆州，齐主自晋阳讨之，至恒州，柔然散走。帝以二千馀骑为殿，宿黄瓜堆。柔然别部数万骑奄至，帝安卧，平明乃起，神色自若，指画形势，纵兵奋击；柔然披靡，因溃围而出。柔然走，追击之，伏尸二十馀里，获庵罗辰妻子，虏三万馀口，令都督善无高阿那肱帅骑数千塞其走路。时柔然军犹盛，阿那肱以兵少，请益，帝更减其半。阿那肱奋击，大破之。庵罗辰超越岩谷，仅以身免。

13. 丙寅，上使散骑常侍庾信等聘于魏。

14. 癸酉，以陈霸先为司空。

15. 丁未，齐主复自击柔然，大破之。

16. 庚戌，魏太师泰鸩杀废帝。

17. 五月，魏直州人乐炽、洋州人黄国等作乱，开府仪同三司高平人田弘、河南人贺若敦讨之，不克。太师泰命车骑大将军李迁哲与敦共讨炽等，平之。仍与敦南出，徇地至巴州，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，巴、濮之民皆附于魏。蛮酋向五子王陷白帝，迁哲击之，五子王遁去，迁哲追击，破之。泰以迁哲为信州刺史，镇白帝。信州先无储蓄，迁哲与军士共采葛



州起先没有储蓄粮食，迁哲和军士们共同采集野菜根做粮食，偶然有好的食物，往往分给军士共尝，所以军士都很感动诚服。屡次攻击叛逆的蛮族，都攻破了他们，那些蛮族很害怕，都降服了，也都送来粮食，并且派遣他们的子弟去做人质。从此州境平定安然，军备储粮也很丰富。

18. 柔然的乙旃达官侵犯魏的广武，柱国李弼追击，攻破了他们。

19. 广州刺史曲江侯萧勃，自己认为官位并不是当今皇上所授予，内心很不安定，皇上也有点怀疑他。勃启奏请求入朝；五月，乙巳日（二十日），皇上派王琳做广州刺史，勃做晋州刺史。皇上因为王琳部队强盛，又很得士卒的拥护，所以想把他迁官到远一点的地方去。王琳和主书广汉人李膺交情很深厚，所以王琳私底下对李膺说：“我，实在是一个卑微的小人，蒙受提拔而能有今天的地位。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，把琳迁官到岭南，如果万一朝廷有什么不安定的事，如何能用到琳的力量呢？琳私自揣测主上的心意也只不过是怀疑怕琳造反罢了。琳知道自己的本分声望，实在不敢怀有非分的想法；怎么可能和官家争着做皇帝呢？不如让琳做雍州刺史，镇守武宁，琳自会放兵屯田，为国家抵御捍卫。”李膺深深信服王琳的话，然而却一时也不敢向上启奏。

20. 散骑郎新野人庾季才对皇上说：“去年八月丙申日（初六），月犯了心中星；今年丙戌日（五月无此日），赤气又干犯北斗。心是表示天王，丙是主楚的分野，臣恐怕夏历十一月，会有大兵进入江陵，陛下应留重臣镇守江陵，整饬军队回到建康去避避祸患吧！假使魏方面的敌虏侵略逼迫，也只限于荆州、湘州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，还是没什么好忧虑的。”皇上也懂得天文学，知道南方楚地有灾祸，叹息地说：“祸福都是天意，躲避他又有什么益处呢！”

根为粮，时有异味，辄分尝之，军士感悦。屡击叛蛮，破之，群蛮慑服，皆送粮饩，遣子弟入质。由是州境安息，军储亦赡。

18. 柔然乙旃达官寇魏广武，柱国李弼遣击，破之。

19. 广州刺史曲江侯勃，自以非上所授，内不自安；上亦疑之。勃启求入朝；五月乙巳，上以王琳为广州刺史，勃为晋州刺史。上以琳部众强盛，又得众心，故欲远之。琳与主书广汉李膺厚善，私谓膺曰：“琳，小人也，蒙官拔擢至此。今天下未定，迁琳岭南，如有不虞，安得琳力！窃揆官意不过疑琳，琳分望有限，岂与官争为帝乎！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、镇武宁，琳自放兵作田，为国御捍。”膺然其言而弗敢启。

20. 散骑郎新野庾季才言于上曰：“去年八月丙申，月犯心中星，今月丙戌，赤气干北斗。心为天王，丙主楚分，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，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，整旆还都以避其患。假令魏虏侵蹙，止失荆、湘，在于社稷，犹得无虑。”上亦晓天文，知楚有灾，叹曰：“祸福在天，避之何益！”

梁元帝承聖三年（554）

21. 六月，壬午日（二十七日），齐的步大汗萨率领军队四万名趋往泾州，王僧辩派侯瑱、张彪从石梁领兵去援助严超达抗拒他，侯瑱、张彪迟迟留兵不肯前进。将军尹令思率领军队一万多人计划去偷击盱眙。齐济州刺史段韶帅领军队到宿预去讨伐东方白额，广陵、泾州都来告诉说情况紧急，各将领也很忧虑。段韶说：“梁氏丧亡乱国，国家没有一定的国主，人人心中都有背离的意图，强者就会跟随着起来。陈霸先外表是假装着同心同德，而实际上内心也有背离的意愿，诸君不必担心，我揣测得非常审慎明白！”于是留仪同三司敬显携（携当作俊）等围攻宿预，自己领着军队加倍速度趋往泾州，半途转往盱眙。令思没想到齐的军队会突然到来，听到风声后赶快退走。段韶进兵攻击超达，攻破了他的军队，回兵趋往广陵，陈霸先解除了围攻离去了。杜僧明回到丹徒，侯瑱、张彪回到秦郡。吴明彻围攻海西，镇守的将军中山人郎基坚固防守，削木头制成箭，剪纸片当成羽，围攻了一百天，终究还是攻不下了，才带兵回去。

22. 柔然率领其余的部众向东边迁徙，而且还想向南侵犯，齐主率领轻便骑兵在金川阻挡他们。柔然听后，远远地逃走了，营州刺史灵丘人王峻设下埋伏突击他们，掳获了他们称王的有好几十人。

23. 邓至羌族檐桁失去了他的国家，投奔到魏，太师宇文泰派泰州刺史宇文导率领军队去接纳他。

24. 齐段韶回到宿预，派辩士去说服东方白额，白额打开城门请订盟约，于是趁机把他抓起来杀掉。

25. 秋，七月，庚戌日（二十六日），齐主回到邺。

21. 六月壬午，齐步大汗萨将兵四万趣泾州，王僧辩使侯瑱、张彪自石梁引兵助严超达拒之，瑱、彪迟留不进。将军尹令思将万馀人谋袭盱眙。齐冀州刺史段韶将兵讨东方白额于宿预，广陵、泾州皆来告急，诸将患之。韶曰：“梁氏丧乱，国无定主，人怀去就，强者从之。霸先等外托同德，内有离心，诸君不足忧，吾揣之熟矣！”乃留仪同三司敬显携等围宿预，自引兵倍道趣泾州，途出盱眙。令思不意齐师猝至，望风退走。韶进击超达，破之，回趣广陵，陈霸先解围走。杜僧明还丹徒，侯瑱、张彪还秦郡。吴明彻围海西，镇将中山郎基固守，削木为箭，剪纸为羽，围之十旬，卒不能克而还。

22. 柔然帅馀众东徙，且欲南寇，齐主帅轻骑邀之于金川。柔然闻之，远遁，营州刺史灵丘王峻设伏击之，获其名王数十人。

23. 邓至羌檐桁失国，奔魏，太师泰使泰州刺史宇文导将兵纳之。

24. 齐段韶还至宿预，使辩士说东方白额，白额开门请盟，因执而斩之。

25. 秋，七月庚戌，齐主还邺。